解 脱

秦绿枝

5月24日上午九点多钟,杨华生夫人宋小琴女士打电话告诉我:“老杨走了,刚刚走的,八点四十五分……”

我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安慰的话为好,急忙中只有一句:“杨师母,你自己多多保重吧!”

放下电话听筒,我默坐了一会,心情稍微有点不平静,但并不怎么感伤,因为这是意料中的事,或早或晚都会发生。报上公布杨华生的终年是95岁,如果以我国传统算法,则是96岁,称得上是位长寿老人了。

据我的回忆,杨华生在八十多岁的时候,身体还是蛮好的,尤其耐不住寂寞,凡是他认为好玩的地方都要去,譬如几家京剧票房,他按期必至。轮到他唱了,则当仁不让,唱少了还觉不过瘾。但是到了他将近九十的“当口”,就明显地让人发觉他的精神状态没有以前好了,反应也开始迟钝了。据说一次有位住在杨浦区的朋友(好像是郑传本律师,已故)在他家附近举行京剧演唱会,杨华生也去了。演唱会结束后到另一个地方去吃晚饭,杨华生一出门,不知怎么就脚下一软,跌倒在地。可见年岁不饶人,这是你再狠也罩不过去的事情。

不拘小记

之后不久,杨华生就住进了医院,而且是长年住在里面,这确实保证杨华生多活了好些年。但有制度约束的医院生活又让一向散漫惯了的杨华生感到不自在。听说开头两年常常吵着要回家,后来又听说动不动要闹别扭。有一次护士要来给他吊针输液,不知怎的,老头子忽然发起“梗劲”来不肯吊。过了半天,又想想自己有些理亏,至少不应该跟护士小姐发脾气,再经别人一解说,又肯吊了。

有时他也出来吃顿饭,或是朋友请他们夫妇,或是他们夫妇请朋友。我参加过一两次,见他气色倒是不错,就是闷闷的,说话少了。记得是前年11月份那次聚会,席上,除非人家同他搭话,否则他就闷声不响地眼睛望着大家,好像在听,又好像心里在想些什么。究竟想些什么,他不说,别人也猜不出。一个吃了六七十年“开口饭”的人竟然不大开口了,前后对照差异如此强烈,令人怅然。我想这也是一种人生的“质变”,在预示着什么。现在明白,他要走了,终于走了!

每个人都要走到这一步。但在“文革”时期,有人却巴不得甚至逼着杨华生早点走上这一步。杨华生吃尽苦头,偏偏就不走,偏偏又经历了一段辉煌之后再归于平淡,才寿终正寝。从更高的意义上来说,这是顺应自然的“解脱”,给人留下无尽的思念。

说到“解脱”,我不禁想起另一位已经故去六七年的孙曜东先生。孙老出身于安徽世家,祖上在清代做过大官,他本人也曾有财有势,煊赫一时。但他喜爱结交朋友,对当年的梨园界,输纳尤多。昔日梅兰芳从香港乘飞机回上海,他是前往接机的友好之一。我认识他比较晚,是在拨乱反正他的生活重又获得安定之后。我们可谓一见如故,虽不常见面,但电话常通。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却不肯就医,总是说“我希望解脱了。”果然一天晚上他睡下去以后第二天就没有醒过来,舒服安详,不知不觉,终年96岁,古人说的“羽化而登仙”,其境界想来也不过如此吧。

现在的高龄老人真多。我大难不死,居然也活到耄龄之列,想想还真有点莫名其妙。这些年似觉无聊的老人生活过下来,又体会到一点,即“解脱”并不限于最后的眼睛永闭,眼睛睁着活着也何妨渐渐“解脱”起来,守住两条:不管闲事(也轮不到你管),少生闲气。不要说是外面的,就是家里的事,自有老伴做主,我服从就是。我只管好自己,尽可能不要给别人带来麻烦,习惯了一个人的安闲自得,直到彻底解脱,不亦快哉!

1933年的两本书

王镫令

一天,我和老友陈先生逛文庙旧书市场,他看中了1933年的两本书,书商开价一共6000元,他很想买,问我值不值。价钱虽说高了点,但我以为值。陈先生便欣然买下。

这两本书很有意思,是在1933年三四月间,突击编写而成的。然而,意义重大,非同寻常,值得研究,值得珍藏。

第一本是关于1933年2月,英国大文豪萧伯纳和夫人乘不列颠皇后号访问上海。2月17日,一大早5点多钟,宋庆龄、杨杏佛等乘小火轮到吴淞口迎接。中午12时,宋庆龄在莫利爱路29号寓所(今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设宴招待萧伯纳和夫人,鲁迅、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史沫特莱等作陪,轰动上海。各家报刊纷纷报道,从各个角度发表了大量文章,读者颇感兴趣。鲁迅先生虽然是作家,但他却以记者的敏感对瞿秋白说:“读者对此颇有兴趣,何不编写一本书呢?”当时,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正住在鲁迅先生家里。说干就干,许广平出去买来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报纸,让鲁迅和瞿秋白边看边选定篇目,编辑整理。然后,许广平和杨之华剪贴,瞿秋白作注释,加按语,写引言。最后,由鲁迅先生修改书稿,写序言。为时一月,紧张工作,连饭也来不及烧,直接打电话叫附近的小饭店送饭来,从2月18日动手,到3月24日出版,《萧伯纳在上海》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大小书店。鲁迅先生还亲自撰写宣传广告,争取书卖得好一点。所得的稿费全部给了当时经济非常困难的瞿秋白夫妇。这本快速编写的《萧伯纳在上海》凝聚着鲁迅夫妇和瞿秋白夫妇的心血和友情,令人感动,值得回味。

第二本是《萧伯纳在上海》出版7天后立即开始编写的,书名叫《鲁迅杂感选集》。这一回的编写不是在鲁迅家里,而是在瞿秋白夫妇居住的施高塔路东照里。我去考察过,那是今天的山阴路133弄。这一回编写不是四人合作,而是瞿秋白一人钻研。他从鲁迅先生的杂文集《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中精心挑选了75篇杂感,时间跨度从1918年至1932年,编成《鲁迅杂感选集》。然后,关起门来,谢绝客人,集中精力,撰写《序言》。为了防止女房东串门,夫人杨之华便说瞿秋白养病。她在门口熬汤药,药味弥漫,房东信以为真,一点不来打扰。这样,瞿秋白先生从4月1日,写到4月5日,花了整整四天时间,完成了17000字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当他写完最后一句,站立起来的时候,久久地望着墙上挂着的鲁迅书赠的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这篇《序言》写得如此之好,鲁迅先生阅读的时候思想太集中了,连香烟燃着青烟,快烧到手指,都没有感觉到。事后,鲁迅先生和冯雪峰提起《序言》,坦率地说:“很看重和赞赏,序言的分析是对的,以前没有人这样批判过。”

这篇《序言》写得如此之好,80年过去了,仍然被中外文化界看作是鲁迅研究的权威之作,难以逾越。瞿秋白关于“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的评论,被广大中外学者和学生成千上万次地引用而传遍世界。这本80年前的《鲁迅杂感选集》其珍藏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并且,80年前这1933年的第二本书的所有稿费,鲁迅先生也全部给了困难之中的瞿秋白夫妇。这里蕴含的动人友情,又增加了这本书的纪念意义,其珍藏价值亦可想而知了。

贵阳丁师傅

龚伟明

飞机降落龙洞堡机场,我们三人来到出口处,在接机的人群中寻找会务组人员。接我们的人叫道:你们这个晚点呀,我等得都打了三回瞌睡了。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抱怨飞机晚点,我们只能苦笑。看他的模样,50来岁,衣装朴素,身板挺拔,说话直来直去,这一路是不寂寞了。

他介绍自己姓丁,做会务组接客的差事。丁师傅把汽车开进贵阳市区,见我们环顾四周,说这西南城市,比不了你们上海,不过贵阳近几年也在快速发展,显眼的除了高楼,车辆也明显多了。他说贵阳是山城,马路有坡,市民不骑自行车。我真没看见骑自行车的,倒有行人背着大竹篓过马路。途中,丁师傅一句话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他说,我接了不少客人,感觉你们不仅年龄与我相近,对时事评论、人生感触都差不多。丁师傅还特意提起两句与贵州有关的成语,引起共鸣,小小车厢,其乐融融,下车前我们留了丁师傅的手机号。

进宾馆,大堂已经灯火通明。在会务组作了登记,我们去吃晚饭。看到墙上一景点介绍,不免心动,但初来乍到,觉得不踏实,三人同时想到了丁师傅。于是与丁师傅联系,说好价钱约定明天下午去青岩古镇。

从贵阳市区到青岩古镇,需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一会儿,公路前出现了山峦。路上,我们看见了自行车,骑车者都是年轻人。丁师傅说是附近大学的学生,周末去青岩古镇玩的。再坐丁师傅的车,话题不由得转到丁师傅。丁师傅中学毕业去农村插队,后顶替回城,在一地质勘察队工作。八十年代文凭风中,他考进西安一所大学,大学毕业回来还干勘察地质工作,并且当上了技术员。因看不惯工程中一些乱七八糟的事,他不愿在施工图纸上签字,得罪了领导。后来他去一私人企业干过,也跟人搞过承包,几经周折都不如意,内退回家。丁师傅加重了语气:“一个男人,承担着养家糊口的责任呀。”他摇摇头,“气恼中,什么念头都产生过。”他说靠兄弟姐妹凑钱买了这辆轿车,如今挂在会务组名下,挣点辛苦钱。

从青岩古镇返程,在一丁字路口,我们要求在一个高大的牌楼下拍照。汽车拐进路口,我们下车,丁师傅把车停在泊车斑马线中等候。这一细节,看出丁师傅既善解人意,又遵守交通法规,是仔细人。我们选择他,没错。

在贵阳市区中心广场旁,我们下了车。与丁师傅告别,他驾驶着自己的车消失在车水马龙间。那一刻,我记住了丁师傅的两句话:“是一棵小草,总有雨露滋润”、“只要勤奋,总有一条活路给你。”这诗一般的语言,丁师傅一路上重复了几次,听得出是对自己大半生的感慨,也可理解为激励自己继续工作。芸芸众生,丁师傅的故事听起来虽然苦涩郁闷,但这两句话讲得铮铮有声,充满了男子汉的豁达和硬气。

植物怎样吸水?

孙延生

植物是怎样从土壤中将水分吸入根部的?动物又是如何从肠子中将消化的食物吸收进血管中去的?在植物的根部或者动物肠子的壁上,毕竟是看不到什么小孔的。这样完成的过程,就叫做“渗透”。

当你将任何两种气体放在一起而不加隔离的时候,它们就会迅速混合。流体同样如此。例如,一滴墨水会使一品脱的水逐渐呈现淡淡的然而是均匀的颜色。

在渗透作用中,这种混合过程会通过一层膜而进行,例如通过植物根部细须外的薄薄的一层膜或者动物肠子的内表皮。这层薄膜使得混合过程变慢,但却不能使它中止。在生物中进行的这种渗透过程中,这层薄膜可以让某些物质通过,而另一些物质则不能。这一方面,完全取决于膜的结构,另一方面,还取决于与膜相接触的物质的结构。科学家都认为,在渗透作用中,溶解的物质是从组成膜的分子之间的空隙中通过的。

与膜接触的溶解物质对膜具有推撞作用,并且对它施加了一种叫做“渗透压力”的作用。在溶解物质粒子较多的一侧,其渗透压力也较大,因而,大部分物质的输运方向是从压力较高的地方到压力较低的地方。但是,物质的输运在两个方向上都存在。这是因为,任何可以从渗透膜进入的物质,必然地也能够从这层膜渗出。我们身体内,如血管膜,就可以使物质在两个方向上不断地进进出出。已经消化了的食物就是以这种方式进入血液中,而二氧化碳等废气则是从血管通过肺部呼出的。

夜光杯

扣错了纽扣

赵全国

美籍大发明家特斯拉少年时犯了个小错误,心想以后不重犯就是。妈妈却要他从头改正,还打比喻说:“如果你扣错了第一颗纽扣,就会一错到底。”确实,我们穿衣时只要扣对第一个纽扣,即使黑灯瞎火、心有旁骛,要扣好下面的纽扣也不困难;若是开头错了位就会颗颗皆错没商量。扣错纽扣最多有点不雅,而在人生路上犯错就糟糕。撒了第一个谎,很容易会撒一连串的谎来圆谎。贪了第一笔赃,就可能会掩盖、威胁、打击,甚至雇凶,很容易快速陷入泥潭。

改正错误已属不易,从根子上改正更艰难,古今中外、草根高官大抵如此。因此,我们在人间喜剧的大舞台上常看到衣襟一高一低地四处晃荡的演员,也看到只纠正了下面的纽扣却别扭地鼓起上面一截衣襟的角色。虽然形容古怪滑稽,我却笑不出来。

今宵灯谜

朱育珉

病中一去备挂念

(字一)

昨日谜面:口念《波罗蜜经》(《水浒传》诨号)

谜底:云里金刚(注:别解为“嘴里说着《金刚经》”。《波罗蜜经》为此经别称)

真甜

潘克连

钓鱼

欧天长

家门口新开了一家鱼具店,没事的时候我进去逛了一次,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琳琅满目的钓鱼工具让我突然意识到原来钓鱼竟然可以做得这么专业。相对之下,我儿时的钓鱼简直上不了台面,纯粹是自娱自乐。

我不知从几岁开始喜欢上钓鱼的,反正只记得每当看到大人们扛着鱼竿去邻居家的池塘里钓鱼,我心里便如爬进了数只毛毛虫,痒得不行,人随即变得蠢蠢欲动起来。

搁在屋檐下的那根鱼竿是我自己做的,尽管很粗糙但却很实用。其实,做根鱼竿再简单不过了。先到镇里集市上买一个鱼钩和一截两米见长的玻璃丝,把它们牢牢地系在一起,用剪刀将一根羽毛的根茎剪成数段,最好是用鹅毛,因为鹅毛的根茎比较粗壮,将它们一一地穿在鱼线上,再拎着斧头到自家的竹园里选一根细长一点的竹竿,修去多余的枝杈,将鱼线系在细小的一头,一根简易的鱼竿就算大功告成了。

七夕会 赏心乐事

钓鱼是需要诱饵的,我用的诱饵就是乡下遍地可见的蚯蚓。乡下的蚯蚓特别多,随意翻开房前屋后的破砖烂瓦,随处可见惊慌失措拼命逃跑的蚯蚓。用作诱饵的蚯蚓个头不能太大太肥,肥瘦要适中,否则,穿在鱼钩子上像是在水里扔了一串又肥又涨的“肉葫芦”,白白地送给鱼当点心吃。

蹲在池塘边,小心地将放在瓶里的蚯蚓倒出一条,估算着鱼钩的长度,掐取其中一段,用掌心将蚯蚓拍晕,然后小心地将鱼钩从它的尾部穿起,直至整个鱼钩都被蚯蚓所包围。在放入池塘之前,还吐上一口吐沫。据大人们说,吐沫可以使蚯蚓在水中看起来更加鲜亮,鱼儿更容易上钩。

选择好一点的钓位很有讲究。春秋两季一般选择向阳的地方比较好,毒日头下最好选择有树荫的地方下钩,道理很简单,生活在水下的鱼儿和地面上的人一样,都喜欢在舒适爽润的地方活动。

钓鱼最考验人的耐性了,儿时的我耐性比不上成人,刚开始一两个小时还可以坚持,端着鱼竿,站在池塘边,眼睛一动不动地盯住鱼浮,生怕一眨眼睛就错过了鱼儿咬钩的机会。但一旦鱼儿长时间不上钩,人就会失去耐性,浑身像长了跳蚤似的,站不稳立不住的,需要放下鱼竿,四下走动一下。经常令我气愤的是,当我在的时候鱼儿死活不上钩,一旦我稍微离开了一会,回来再拿起鱼竿一看,蚯蚓早已被鱼儿啃得干干净净。

每种鱼的脾气不同,它们咬钩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比如性格温和的鲫鱼,它会先试探几下然后再下口,鱼浮会上下一沉一浮的,如此几下之后,它才会拖住鱼线直跑。脾气暴烈的黑鱼则不管不顾,看到蚯蚓咬住就跑,鱼浮会猛地向下一沉。只要抓住机会提竿,保管能把它们钓上来。

鱼钓上来的最多就是乡下最为常见的鲫鱼,大的有两三斤,小的只有铜钱大小。有时也能钓得到青鱼、黑鱼、大头鲢。当然我也看到过人家钓到过草虾、泥鳅、鳖、白鳝等等稀罕物。我还听说有人钓到过水蛇,这个我没有亲眼见过,只是耳闻而已,我想也不大可能吧,因为据我了解,水蛇是不喜欢吃蚰蟮的。

在鱼具店老板的热心介绍下,我有一点心动,有想拥有一套专业的钓鱼工具的冲动和欲望,但转念一想又很快否定自己这个不切实际的念头,有了这些物什,在市中心里又有几个地方可以下钩呢?